

是什么带来力量

SHI SHEN ME
DAI LAI LI LIANG

——乡村儿童的教育

「德」卢安克 著

从感受而来的创作会带来力量 / 让教育适应真实 / 寻找学生的归属



中国教育出版社





是什么带来力量

——乡村儿童的教育

卢安克 著

中国致公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是什么带来力量：乡村儿童的教育 / 卢安克著. —北京：中国致公出版社，2014
ISBN 978-7-5145-0695-2

I. ①是… II. ①卢… III. ①农村—儿童教育—中国 IV. ①G5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313668号

是什么带来力量：乡村儿童的教育 卢安克 著

责任编辑：连凌云 邓雪梅

特约编辑：蒙令华

照 片：卢安思

责任印制：岳 珍

出版发行：中国致公出版社

地 址：北京市朝阳区八里庄西里100号住邦2000商务中心1号楼东区15层
邮编 100025

电 话：010-82259658（总编室） 62082811（编辑部）
010-85869872（发行部）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北京温林源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650毫米×960毫米 1/16

印 张：15.25 彩插12页 字 数：186千字

版 次：2014年3月第1版 2014年3月第1次印刷

定 价：36.00元



长卷 (三) 局部——变幻绚丽的动画形象似乎
就要诞生 / 彩插 7

目 录

真 实 // 1

让教育适应真实 // 3

寻找学生的梦想 // 10

感 觉 // 23

清醒是难受的 // 25

感觉的过程 // 33

培养幼儿的感觉 // 38

培养感觉的活动 // 47

活动经历 // 55

去观察 // 57

改造环境 // 73

发挥意识 // 86

创作 // 101

意识的发展 // 115

我最失败的活动 // 117

寻找新的力量 / / 124
人类意识的发展 / / 131
跟学生创作电视剧《三个世界》 / / 138

意志与意识 / / 157

智力与意志 / / 159
怎样引导行为 / / 165

创作会带来什么 / / 173

跟学生创造文化 / / 175
顺序传达的力量 / / 180
结果会带来意识 / / 185
跟学生创作电视剧《和平剑》 / / 192
跟学生创作音乐片《在乎》和《梦别》 / / 198
留守儿童的归属 / / 208

作为教师与志愿者 / / 215

老师的心态决定一切 / / 217
作为志愿者 / / 225
影响力的后果 / / 230

附录一 参考书目 / / 237

附录二 延伸阅读 / / 239

附录三 卢安克教育活动年表 / / 241

彩插 1~7 是全班同学在 2~3 天的美术课上共同完成的长卷，每幅画的长度超过两米。

全班同学在课堂上一同画一幅画，大家轮流修改同学的作品，使越来越多的想法和感受互相影响。在第二天的课上，大家又看到前一天留下的结果并在这个基础上继续。这使得班里同学们的情感发生了矛盾、冲突，以及调整和融合。不过，这些全都是在这些画上发生的，不是人对着人发生的。这样，这幅画就把大家的心用可以看到的方式联系在一起了。



真 实

我没有什么理想主义者。我认为，理想没有什么用，因为我的学生还有学校的教学条件不符合理想。我必须不断地去寻找不理想的解决问题的办法。

让教育适应真实

为了保证教育的质量，我们可以制定出很多规则，来让每个老师都达到标准。这样，全国的教师都能做到同样好的事情，都能提供同样好的课堂。这就是所谓的计划教育的含义。但是，制定规则的人怎么可能知道每个班里发生的事，怎么可能知道每个学生正在需要一些什么呢？每个人都会带来他自己与别人不同的命运和他根据这个命运（包括天赋）要学习的不同于别人的才能和发展道路。虽然，要学到的知识都是一样的，但具备不同特点的人也就需要不同的学习方法，需要走各自不同的生活道路，需要具备不同的能力。

我们虽然能说出各种各样的方法，能定下在什么情况下该怎么做，也可以举出其他的一些规律和知识。我们能知道的事情虽然很多，但这样的知识本身并不起什么作用。知识不会改变我们做事的态度。重要的和起作用的，是理解，是对这些事实的感受，然后让这些事实来改变我们的心，让我们培养出一种适合做事情的心态，然后再以这种适合的心态来行动。而培养这样的心态所需要的，是观察，是以适合的方式、以认识人类的方式去观察，而不是对规则、对知识的了解。

我没有什么教育理念，我只是去观察学生，然后让我的教育去适应我所观察到的实际情况。我对现在教育的普遍感受是，在某个

人的办公桌上设计出一种模式思维的理念来编辑一套课本，然后把这个理念强加于事实。对小孩来说，这样的教材其实是他们很不熟悉的，是忽略了小孩天性的。当然，在只接触到这些之后，他们也会适应，但同时，他们也会失去自己的天性。这样的话，还不如我在学生的生活中去寻找我们课堂的内容。图 1-1 为广西壮族自治区河池地区东兰县板烈村坡远屯。图中在树下的那个小房子是当时的教学点。早期的坡远屯学生都是读到三年级才从这个教学点转到板烈小学。



图 1-1 广西壮族自治区河池地区东兰县板烈村坡远屯，学生的家。

如果我们有了对于什么是理想的人的想象或定义，如果我们想让所有的小孩都变成跟我们这个想象中的理想一样，这也就是在忽略了小孩自己已有的东西。这种“小孩该怎么样”的想象就像一堵墙一样站在老师与小孩之间，不让他们发生真正的交流和理解。

但如果我能够去观察小孩的成长过程，我就能发现：一开始好像没有自己特点的小孩，慢慢地会形成和表现自己带有的某种命运，包括某种个性、兴趣、才能、追求和问题。如果没有这些，也就没有了使命。在成长的过程中，具有自己特点的精神因素会越来越清

晰地从他物质的身体表现出来。通过这样的观察，我就感受到了进入物质世界的精神，也感受到它进入物质的原因和困难：只有在物质的生活中，精神才能经历到考验，才能有发展。然后我就能问自己：“我怎样才能支持和推动这种精神所需要的过程呢？”当我提出这个问题的时候，我并没有对某种目标的想象，仅仅有对于所观察事物的爱，而这种爱就会起作用。

通过孩子外在的表现，我们能学会去观察他们内在变化的发生。比如说，一个人声音的特质或者走路的样子，这都能表露他的心理状态。如果老师们都能通过观察这样的身体表现去观察学生的内在，老师们很自然地就能找到适合学生的做法，从而再也不会跟学生心理的发展规律作对。这样的话，我们也就不需要上级给老师们提什么“保持质量”的要求。

有时，我会在我们学校里观察到那些访问者、志愿者与当地教师之间的误会。这些误会有时会使他们做不好自己的工作。不管是我还是别人，问题的根源来自于存在着不同的现实。比如，按照城市的现实来说，很多农村的事情都是不可理解的，或者按当地教师的现实来说，访问者的疑问也是不可理解的，这样就一定会造成大的冲突。每个人都生活在对自己的圈子所处的那种现实的想象之中。我们都从这个角度来判断事情。而且，根据不同的想象世界，同一件事情的意义可以变成完全相反的。我们的想象能变成事实，是因为自己发挥的想象在无意识之中会影响我们对别人的态度和行为。而别人当然能在无意识之中感觉到我们对他们的态度，从而改变自己的行为。首先，只有自己对别人的想象，然后，通过受自己想象影响的态度，我们的想象才变成了事实。

有的理论家也一样，是生活在自己思考出来的模式之中。这些模式本身并没有错误，但它们给我们带来的对生活的理解却是错误的。比如说，根据相对论来说，我去某个城市，还是某个城市过来，都是一样的。但如果以感受的方式去观察，我去的话，就会让我感到累和锻炼身体，而某地方过来却不会使得我累和锻炼身体。这样在想象上建立的思维模式很容易就会让我们相信那些对我们的感受无效的事情。

为什么非常聪明地想出来和制定的计划、目标或规定往往起不到任何作用呢？这是因为，这些计划、目标和规则并不能给人带来力量。反而，它们还会让原本的力量萎缩。只有从自己的观察得来的感受才会给我们带来做事的力量。这就是为什么观察有那么重要的原因。为了不让别人的力量消失，我永远都不要建立自己的体系。假如，我也去建立某种体系，这对别人来说只会是一种站在自己与小孩之间的、该怎么样的规则，会让他们接触和认识不到小孩的事实，因此也会让他们失去自己的观察所带来的力量。我认为，一个班所有的教育方法，都必须从这个班特有的学生和老师中找到。

每一个老师都有自己做研究的必要，否则，过一段时间他就会失去“坚持”的力量。只对方法感兴趣，但并不知道为什么这样做的老师一定会失去自己的力量。但如果他会做研究，那么他自己所做的事情在他的感受中根本不是一种坚持，而更是一种不断更新的源泉。为什么呢？如果他能了解到人类在物质中的出现所基于的精神规律，如果他能了解所有的事情与人类发展的关系，他就能从自己的观察中找到自己的做法，就能感受到一种巨大的使命感。

我不是理想主义者。我认为，理想没有什么用，因为我的学生还有学校的教学条件不符合理想。我必须不断地去寻找不理想的解

决问题的办法。假如，我去想象理想的学生应该是怎么样的，假如，我把理想当成我工作的根据，我就无法看到学生的事实，总是会做错误决定，总是跟学生的心理需要作对，从而什么事情都做不成。我必须把学生原有的不理想的情况和特点当成我自己做法的根据。为了这一点，我就要去观察、再观察，要适应、再适应，而不是根据我对于理想学生的想象来决定自己的做法。图 1-2 是乡下的现实环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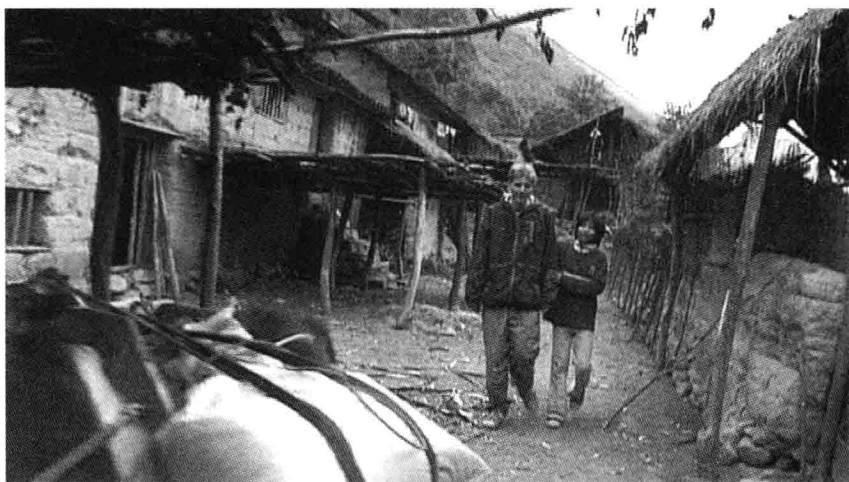


图 1-2 在乡下陪伴劳动着的朋友

所有教育行为的基础应该是对学生心理状况的观察。如果能学会观察，老师还能通过身体的表现看到学生的心理动力是如何消耗了身体的物质，使物质精神化，从而给精神留下发挥的空间。我们不仅要观察表面上的才能，还需要观察得更深，以便判断身体与灵心的配合是否健康。否则，我们怎么避免一个单单是聪明的人在以后的生活中会变成疯子？我们能观察和判断，是因为小孩身体的动作都表现着他灵心的发生。在成人的身上我们不能这样做，因为成

人的灵心已经从身体解放出来了，成人心理的发生是隐蔽的。

纪律的问题也是这样。对于小学生来说，规则或规定本身并没有什么力量，只有老师以他的权威才可能给小学生带来遵守规定的力量。我还是要作为他们通过情感和意志接受的，在他们情感和意志中的权威。不要通过规则，而要通过美感让他们感到什么是正确的。在他们提出问题的时候，也意味着我不应该去寻找某个说明来作为答案，而要把我的人格作为对他们问题的答案。只有完全相信自己答案的老师才可能作为学生心中的权威。

学生在寻找一些根据。所以，我需要让学生感觉到在我背后存在的、比我更高级的精神力量，需要让他们感觉到：因为我崇敬它，我就自觉地去遵守。如果学生能感觉到，我因为信任，就自由地跟随着这种力量，他们也就能尊敬我。一个只相信自己的人是没有什么可尊敬的。所以，在回答学生问题的时候，我需要让他们感觉到：我给予的答案不是从我自己的头脑中想出来的，我付出的力量也不是我自己制造的，而是从我背后、比我高级的精神而来的。所以，我爱着这个精神。如果我仅仅从逻辑上来找一些答案对学生说，他们就会感到我们的世界是空洞又无根据的，就会使他们失去依靠和信任，从而陷入一种混乱。

唯一长久有效的，是对学生内在的观察，让课堂和自己的态度都变成是一种对所观察事物的答案。只有这样，我才能让自己的爱进入到学生的心里。所有对学生该怎么样的想象都不符合事实，都只能造成一种老师与学生之间的“分隔墙”。在我能够用观察来代替我所有对学生的想象的那一天，纪律的问题也就应该消失了。

其实，如果我有一个让学生总是听话的办法，让学生应付我的

要求，让他们参与我课堂计划的办法，学生就不可能跟我一起经历事情，不可能克服困难，也不可能从事情和克服的过程中学到某种才能。但是，在以后的生活中，只有学会了自己去克服困难的学生才可能建立一个和谐社会。我不要去想把他们的特点和力量压下去的办法，否则他们长大以后也没有了建设社会的力量。更好的做法是利用他们的力量，让他们做一些需要付出力量的事情。

只要多年稳定地跟学生合作，只要把自己的命运交给学生（允许学生的事情影响到自己的命运），用不了三年，纪律问题自然就消失。但如果我有目的，比如是教学目的，或者我想让学生变得与我理想之中的他们一样，我就无法把自己的命运完全交给学生，而学生在无意识之中也会感到我的不真实。所以，他们就不会接受我。好像我的目的站在我与学生之间，把我们隔开。如果我没有了目的，而百分之百地信任学生，他们就会感到我的真实。这就是为什么有目的的教育起不到作用，而把自己交给学生就能起到作用。学生只能接受我们整个人，不可能只接受我们想让他们听的话。

我为什么能自由地去追求，能自由地发挥自己的使命感，而不像别人那样被压在社会责任的牵连之下？原因肯定不是我有了不同的才能。原因根本不在我的身上。我的很多朋友具有的力量比我具有的大得多，只是父母给他们带来的阻碍也比我的大得多。我们能做的原因更多的是，我们的父母允许我们这样做。以前，父母对于我们也有一些期望和想象，就像大多数家长一样。他们当时也希望我能有自己的收入、自己的医疗保险和社会保险，甚至有自己的房子和自己的家庭。他们希望我能处理好我自己的生活情况，不用受太多苦，就是说，希望我有稳定的保障，对未来不要有任何的怀疑。

他们以为是在为我着想，可是幸好有一天他们发现：为了满足父母的愿望，为了实现社会保险等目标，我会失去我的理想。他们这样的愿望不是为了我，而是为了他们自己。他们这样的期望否定和影响了我的生活道路。在发现我活在世界上不是为了把个人的生活安排得更好时，他们就放弃了所有对于我和哥哥的期望。他们放弃了期望，实际上是给了我自由，使我能做一些我认为在世界上需要有人做的事。现在我爸爸跟别人说：“人不能什么都要，人要做选择。如果我的儿子想做一些别人不会做的工作，他就必须放弃别人追求的一些事。”

寻找学生的梦想

我生活在云贵高原的边缘，在一个除了山之外没有任何平地的地方。由于山下太挤，村民的家都建在半山腰。这样一来，我们村就分散得很远，形成很多小屯，屯与屯之间距离一两个小时的山路。

我想在这里先给你们介绍我和一个失学小学生的一段对话：

我：“听说你们村有个男孩前段时间请人来打我们屯的一个同学。”

他：“是，是我。当时我也在，可是因为打不过他，只好让我的朋友出面。”

我：“为什么呢？”

他：“因为两年前他打过我，我又打不过他，现在就请朋友帮我报仇。”

我：“他以前为什么打你？”

他：“有一次洗米，他把毛巾上的水弄到我的米里，我就骂他。他受不了被年纪小的同学骂。”

我：“就因为这一点？那你现在心里满意了吗？”

他：“是的。”

我：“听说，被你请来打我们屯男孩的那个朋友现在必须退学。这样值得吗？”

他：“值得。他也不想读，只是他爸让他读，跑去说服了老师。如果你们屯的那个再打我，我就会打电话给黑帮，我哥哥跟着他们，他们就会把你们屯的男孩打成残废。他们不怕打，也不怕死。我不让他死，只是半死。”

我：“如果有人打我，这不影响我是一个什么人，因为他们喜欢打架跟我无关。但如果我报仇，我也成了一个打架的人。这才影响我是一个什么人，因为我也变成了一个打架的人。”

他：“可是这样心里不舒服。”

我：“你是不是觉得，没有打架、没有人受伤，就没有了刺激（感觉），太无聊？”

他：“有人哭才好玩。拿你的手，这样，如果我这样搞……”

我：“就很痛。不要。”

他：“那你搞我的。”

我：“我干吗要让你痛？不痛不好吗？”

他：“没有打成痛（没有感觉）的生活没有意思。前几天我又去学校（小学），问老师能不能再读书。他说我太调皮，不敢要我。我就告诉他，如果他不要我，可能过几天他会出事，会后悔。”